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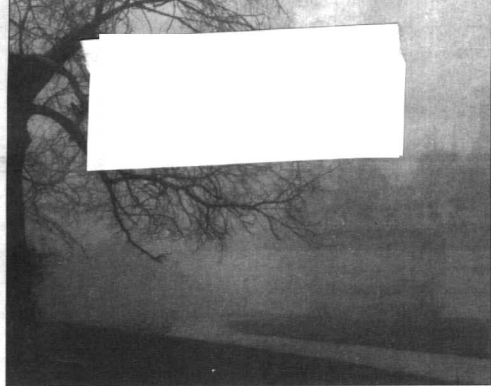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张 放 著

叹／凤／楼／枕／书／录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同题诗卷

华 夏 书 香 丛 书

叹/凤/楼/枕/书/录

张 放 著

陕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代号:ZH122400

华夏书香丛书

叹凤楼枕书录

张放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38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613-1856-1/I·175

定 价:13.50 元

开户行: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216-144610-44-815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发行科

联系、调换。

电话:(029)5251046 5233753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苏东坡当年在给一位朋友论读书的信中说过：“书富如海，百货皆有。”在如此汗牛充栋，包罗万有的图籍面前，读书人只有“不厌百回读”并“熟读深思”方能进入其堂奥，领略其精微。他更举了孔子为例道：“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中华民族的先贤，于图书的推重和珍爱之情，实在是史不绝书。

基于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的构想，我们于1997年春天开始策划这套《华夏书香丛书》。我们有志于通过若干部专题图书，以图文并茂的生动活泼的形式，来深入解析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文化史，来贴近现代读者的阅读兴趣，来培养读者爱书的情怀，来增益他们对图书的爱好，从而把自己陶冶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读书人，进而以优良的心态和教养，满怀自信心地去参与21世纪的激烈竞争。

《华夏书香丛书》，荟萃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学者和专家的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尽管他们经历不同且业有专攻，但他们对于书的炽热情感和精到的思考，将通过这一篇篇朴实无华、言之有物、大异于高头讲章的灵动文字，一一传达给读者，并引起读者的

共鸣和思考。

时下,书话丛书在国内已出版了多种,一种既出,皆好评如潮,这是令人欣慰的。我们倒是相信,虽然商潮汹涌,但受几千年华夏书香浸淫的读书种子毕竟绵延不绝!在这种令读书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我们的《华夏书香丛书》能够加入以弘扬中华书文化为职志的大潮,同襄斯盛并推波助澜,我们是引以为幸,引以为荣的。我们也惟愿这套丛书能够成为我们与书友之间的桥梁,从而以书会友,以友弘文,共同构建我们理想之中的“书迷天地”与“书香乐园”。

自序

我的枕书自白

自 90 年代初出版了《文苑星辰文苑风》(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一书以后,七年间我一直没有再编印读书随笔集,虽然在几个杂集别编里也收进几篇,但都未得独立成帙。心里是在想着出本专集,也曾得到过几个朋友的邀



作者木刻造像

约,但一则以懒,一则以忙,实在没有功夫在那堆“故纸”堆里去翻腾抄剪。本来写作兴趣又较杂,加之内心始终觉得学问不够,好文章还没有写出来,要再等一等。一等就等过七年,到 40 岁了,方知学海无涯,时光苦短。古人恨不得夜里也起来“秉烛夜读”的心情,中年人是可以充分理解了。

这些年间,为生活,为工作,为人生免不得的磋磨,读书远远达不到自定的标准,甚至可用六个字来概括自己:觉悟快,进步慢。所谓“觉悟快”,是较早就知道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值得钦慕的东西了。这

从自己近 20 年收集的万多本书里边可以看出来。“进步慢”，则是精力分散太多，没有精研学问，进而“学贯中西”。甚至未曾做得一个彻底的读书人。这其中有客观原因，更有主观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平常写得最多的，还是读书随笔和文化札记，自己内心最看得起的，也还是书爱家、学问大师。正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实往之。”

去年就起心编纂一本读书随笔，委托予妻，初筛一堆剪报文稿，后因事耽搁下来。今年得南京徐雁（秋禾）先生邀约鼓励，遂将其事更托吾母剪裁归集，我自己花二日整理，删汰定编，凡约 20 余万言。命为“读书随笔”似觉难以担当，因更名为“枕书录”。旨在形容我的阅读和写作，全在娱兴寄情，消遣闲余，漫漶无定之式也。

一集分四辑，大略谓：过眼书，过眼经，过眼人，过眼事，非看淡人生、心生虚念意，实在表明自己过目所存，惟此为大矣！

据徐雁先生讲，这本随笔兴许会加入他们南京书友策划的《华夏书香丛书》出版，我也不知自己的文稿有无资格担当这么重大的称道。说到南京，倒是回想起一点儿往事，昔年插队下乡，插友们田间常爱哼唱一首知青之歌，内中有“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阿拉的家乡。”插友无一个“阿拉”，南京何其迢遥，然每当唱到这一句，众人便相对潸然。

华夏之大，首在她的文学博大。即使蜀道之难，也难不倒她的风华绝代、照映周天啊！

张 放

1997 年 10 月 26 日于成都

目 录

总序 弘扬灿烂的“中华书文化”	(1)
自序 我的枕书自白	张放(1)

过 眼 书

“我家住过曹雪芹”	(3)
“魔鬼访问钱钟书先生”	(6)
“数十年来的一本奇书”	(8)
“临水照花人”	(13)
张爱玲的奇喻和“伟大的瞬间”	(15)
医俗读董桥	(19)
孤标灿烂的伟大	(22)
《雍庐书话》及其他	(25)
温瑞安的杀气	(28)
“为谁风露立中宵” ——《名家经典怀旧散文》序	(31)
“忘了南屏向晚钟”	(34)
一朝选在君王侧 ——读《慈禧与美国女画家》	(38)
高阳和他的《绝色寡妇》	(43)
美国文学的隽永传真	(47)
衔着烟斗的“门徒”	(50)
“世间需要热心肠”	(53)

夫子平静而可亲·····	(56)
知堂百字文·····	(59)
番石榴飘香·····	(61)
夜读《洛丽塔》·····	(64)
惠书读来如向阳·····	(67)
逸梅翁是花信风·····	(69)
先生风范如永日	
——《台静农散文选》内外·····	(73)
序《我的朋友胡适之》·····	(76)
《论语》畅译后记·····	(79)
《在家和尚周作人》序·····	(83)
在自由和随意中俯仰人生	
——《名家经典随笔精选》序·····	(85)
落花无声说乡情·····	(88)
汪曾祺先生的随笔·····	(91)
寂寞地带上的—星小花·····	(95)
流浪汉中的激情崇拜者	
——杨牧和他的《天狼星下》·····	(97)
梦断香酣四十年·····	(101)

过眼经

作家的代价·····	(107)
中年革命·····	(110)
向往与苦闷	
——说知识分子的“出世”·····	(113)
教书与创作·····	(116)
作家的劣迹·····	(119)
小说与散文·····	(122)
小说中的神秘情节·····	(125)
说部宜向红楼哭·····	(129)

小说乃小民之说·····	(131)
文人的病·····	(133)

过 眼 人

诗书滋味长·····	(139)
远别了算计的“结缘豆”·····	(143)
罕见的古龙·····	(146)
京华访书入室记·····	(149)
再见古龙·····	(155)
“新古籍”的拓荒者·····	(161)
与“六场”绝缘的人·····	(164)
现代的魏晋人·····	(167)
成都的瘦文人·····	(169)
随笔作家伍立杨·····	(171)
啸傲的独行者·····	(174)
成都的“柳麻子”·····	(176)
闯世界的文学闯将·····	(178)
我有朋友叫阿年·····	(181)
我的红楼知音·····	(184)
作家海明威·····	(186)
中国“耶稣”——胡适·····	(190)

过 眼 事

“时还读我书”·····	(203)
读好书 好读书·····	(206)
乐山方言声韵美·····	(209)
家有墨宝可相亲·····	(211)
“小人”书铺·····	(214)
我也有此梦想·····	(217)
飘——中国人心态一瞥·····	(219)

一水中分观彼岛·····	(222)
“下矮桩”·····	(225)
“志愿不在于此”·····	(228)
“美人如花隔云端”·····	(231)
世纪末我所爱读的书·····	(234)
富而好学·····	(236)
说秀发·····	(238)
吾国吾民与吾琴·····	(242)
固有文化与蚊帐·····	(245)
斯人独憔悴·····	(249)
冷摊·冷书·热情·····	(252)
扩大生命与七十二变·····	(255)
色衰·变态与《红楼梦》·····	(258)
文人与军旅关系之漫谈·····	(262)
“爸爸是树,妈妈是花”·····	(265)
武侠小说的抒情气息·····	(268)
苦难进行曲·····	(271)
海上寻书归来记·····	(273)
“身如不系之舟”·····	(276)
20 世纪——辉煌与惨烈·····	(279)
文人与发财·····	(282)
蜀都读书风之一瞥·····	(285)
成都书业纵横·····	(288)



叹 凤 楼 枕 书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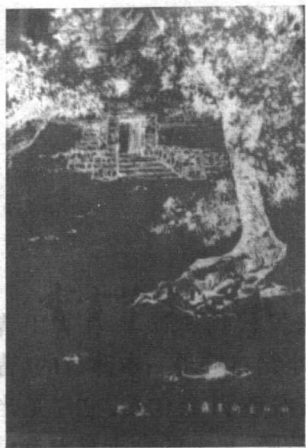
过 / 眼 / 书

“我家住过曹雪芹”

旅途上最佳的伴侣是一本好书。去岁秋我去北京，在香山曹雪芹纪念馆参观，于黄叶飘飞的售票处小窗口购得一本薄薄的《曹雪芹在西山》。书是老价，0.45元，但红笔改为1.0元，也许是当日参观者寥寥，气氛显得过于冷清的缘故吧，售书的女士竟没有勇气向我收取一元，略加踌躇，仅按原价，我索性将她剩下的几本悉数买了。

书真是绝妙好书，以数毛之微购得一个人讲述他如何发现他家是曹雪芹故居的经过，本身具有传奇色彩，加之红学家修润整理，行文情趣盎然，不仅宜于旅途消遣，即使携回书斋，醇醇有味，也可做研习参鉴，用作壁藏把玩。

述者舒成勋先生，是家居香山正白旗村的一位老人，曾做过清代的笔帖式。祖上也曾效力清军。他家的房屋是一院旗下老屋，“已经五代未易其居了”。舒老人自小爱好文史，喜读《红楼梦》，常听长辈讲述红楼与曹雪芹并西山的故事，兴趣甚浓，但是他也未曾料到他的家院会和曹雪芹发生直接联系。“1971年4月4日，是个难忘的日子。”“晚间我由城里回来，一进门我爱人和我大哥就急急忙忙地对我说：‘咱们家出希罕事了！’我说‘咱这家还有什么新闻、希罕事儿？’我爱人把下午发生的事给我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原来，舒老人家收拾东西，无意将西屋墙碰破一块，竟发现墙里有墙，墙上有诗，都是昔日主人着意保留下来。这间小小西屋竟



名“抗风轩”，虽然老墙上的诗句没有直接反映《红楼梦》的内容及著者的身世，但思想、情感、氛围都有相关之处和耐人寻味的地方，即使不是曹雪芹手书，也可推测为曹氏家眷亲友所为。尤其黄木书箱的发现，更进一步说明了这几间百年老屋和《红楼梦》作者之间的关系。黄木书箱上的“拙笔写兰”和老墙上的墨迹出自一人之手。书箱是由闻讯前来参观老屋题壁的北京工人张行献出来的，是他家藏多年的收购物。经文物家鉴定物品墨品都是二

百来年前的陈迹，是仿造不出来的。舒老人讲述这段发掘寻觅史，意兴浓浓，如述奇谭，依依曲折，一一道来，真有引人入胜的魔力。旁征博引，持之有据，又令人信服。

即使舒老人的家不是曹雪芹在香山的故居，那么，在香山正白旗某处村舍，也住过曹雪芹，他曾在这儿写作史诗般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这点应已无疑义。不仅《红楼梦》中许多香山景物被选择入书，如舒老人书中所大量列举，雪芹同时代的好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诗中也印证见载。现摆着这么两棵古槐、一椽老房，加之题名“抗风轩”的神秘小屋，景物具宜，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这儿住过曹雪芹，这儿诞生并传抄过《红楼梦》呢？

当我捧着舒老人的这本曹雪芹故居发现记，骋目西山，环顾老屋，信手捡起一两片黄叶，吟诵“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的诗句，遥想曹公当年，心中真有特别的感慨。《红楼梦》中借人物之口说皇帝曾住过他们家，“独他家接驾四次”，想来曹雪芹写至此时，心中兴许还有一丝儿荣光的话，悲凉郁

愤之感也是将此淹没无存了。曹公地下若有知,他的寒庐于二百多年后给人发现,为红迷视为心中圣地,绝非帝王腐蚀之居可望其项背,曹公当有一番既是意料之外亦是意料之中的欣慰了。舒老人所发现的正白旗村 39 号故居及题壁,十年来已有数万人瞻仰留连,虽然目下显得境况冷落,但这并不说明它价值的跌落,相反,“自古圣贤皆寂寞”,伟大崇高与悠久在这“别样幽”之中更具真实。

应该感谢舒成勋老人的发现和讲述,以及红学家的鼎力相助,使我们不仅有圣景可观,还有奇书妙书好览,对于读书人来讲,即“堪为赏心乐事”,不失“平生之快慰”了。附带一句,如果这本小书径名“我家住过曹雪芹”,似更贴切与有趣。当然这是末节可当不计了。

(1996 年 2 月)

“魔鬼访问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先生为人、为文都可用二字形容：聪明。聪明人一般冷静，冷静则多少有些冷嘲，正如《写在人生边上》书前印的那张照片，钱先生整严中有随和，随和中藏锋芒，一望那目光与口角所含智慧的笑意，读者不免折服在先了。

钱钟书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数百年来难遇一二的读书种子，其学问文章，甚至有人将巍巍昆仑比之。这当然遭到了钱先生的反对。以先生的素性和聪明，他怎么会接受那些百无一益的华冠呢？实际上钱钟书很年轻的时候就懂得了学问的真实与喧嚣的弊患。他执着地选择了一条纯粹学人的道路。这虽然影响了他创作的广度和数量，但他读书本领过人，作鲲鹏击于书海，中西学问贯通，可称是现代中国极有代表性的大学者之一。

钱先生的散文正是地道的学者散文。因为聪明而冷静，世事无不洞穿，故而连“魔鬼”也要去访问他，与他讨论人生哲学问题（《写在人生边上》首篇）。钱先生纯粹的散文不多，大约就是十来篇，当然如果将学问文章也包括进来，作广义的散文看，那就多了。钱先生的散文特点是恢瑰玄奇，雄辩精辟，是坐在书房里思考人生问题的哲理小品。《窗》揭示人与自然的距离；《论快乐》表达人生永远快乐是梦想，惟有乐观才是现实；《说笑》表明会心的笑是心灵的甘露，绝非器笑如马嘶可比；《吃饭》讽刺虚伪的礼节；《释文盲》阐述有文化的“文盲”远比不识字的人更为可怕的道理等等。看似